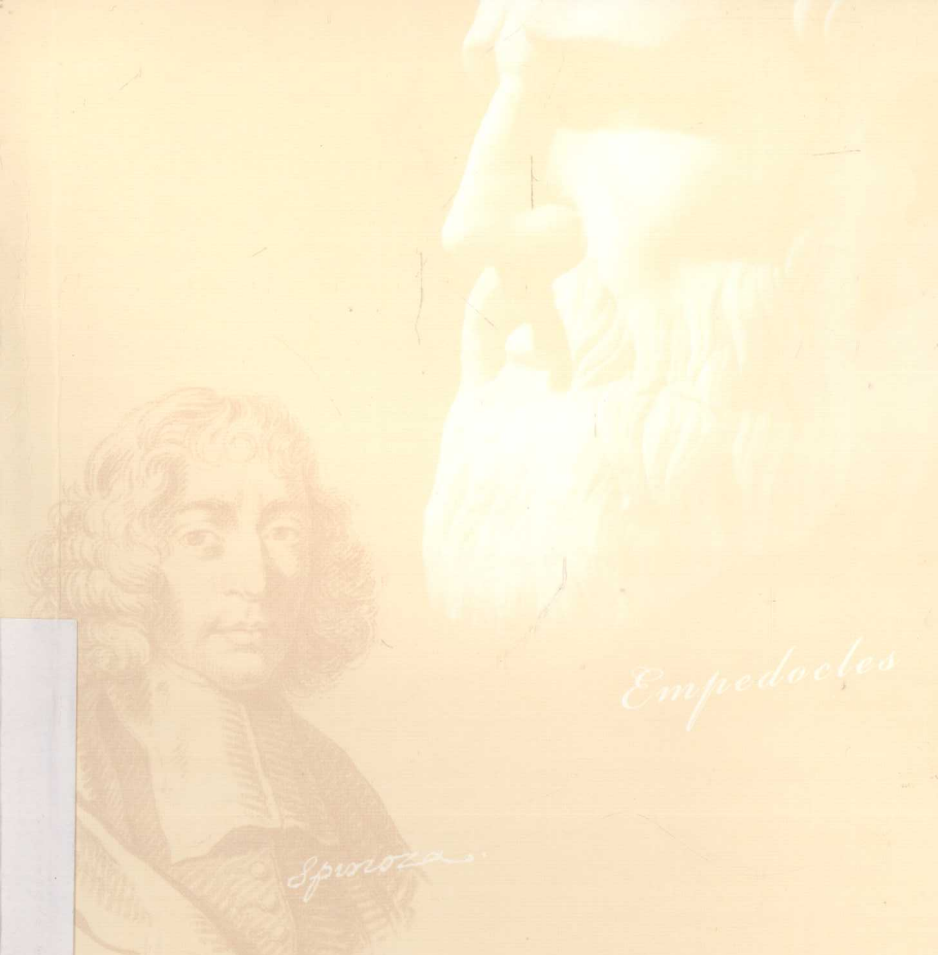




恩培多克勒·斯宾诺莎的光芒

Empédocle · Éclair de Spinoza

【法】罗曼·罗兰 著

赵英晖 译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013068280

I565.64

37



北航

C1675771

恩培多克勒·斯宾诺莎的光芒

Empédocle · Éclair de Spinoza

【法】罗曼·罗兰 著

赵英晖 译

I565.64

37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恩培多克勒·斯宾诺莎的光芒/(法)罗曼·罗兰
(Rolland, R.)著;赵英晖译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208-11422-7

I. ①恩… II. ①罗…②赵… III. ①哲学—随笔—
文集 IV. ①B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06898号

责任编辑 赵 伟

封面装帧 范昊如

恩培多克勒·斯宾诺莎的光芒

[法]罗曼·罗兰 著

赵英晖 译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75 插页 2 字数 64,000

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1422-7/B·978

定价 25.00元

目 录

恩培多克勒	001
斯宾诺莎的光芒	057
附录 残篇 / 恩培多克勒	077
译后记	139

恩培多克勒

EMPÉDOCLE D'AGRIGENTE

恩培多克勒

恩培多克勒

恩培多克勒

致召唤“奥林匹斯之春”的通灵人——

卡尔·施皮特勒*

他在二十个世纪之后，再续爱奥尼亚诗哲的传统。

以表爱戴、敬仰之情

罗曼·罗兰

1918 年 4 月

* 卡尔·弗里德里希·格奥尔格·施皮特勒(Carl Friedrich Georg Spitteler, 1845 年 4 月 24 日—1924 年 12 月 29 日), 瑞士诗人和小说家, 1919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。其代表作《奥林匹斯之春》是一部两万多行的巨型史诗。(译注)



在欧洲的废墟里，在我们的文明大规模的坍塌中，思想常常游荡于往昔。昏暗的迷宫，被太阳之箭射出斑斑孔洞，思想在迷宫里——即在永恒回归^①里——焦灼地寻觅，寻觅一些理型（forme），与它周遭的理型相似、并能给它钥匙，以开启现在之谜。那些它曾稔熟的理型，古典时代的理型。此处所言的古典时代，限于古典时代的向往、冲突、行动、思想、激情；限于古典时代的整饬、甚至是混乱的一面；还有古典时代的伟大精神，明晰而自愿的理性，曾经表达了那个时代，表达了时代愿望的本质，表达了时代的形而上学梦，表达了那个时代想成

① 永恒回归，le Retour Éternel，源自尼采的思想。（译注）

为什么，而非其曾经所是。这些伟大精神是我们现代欧洲的哲学导师，如今于我们却已不再是朋友，他们在风暴中任我们出航，而不曾与我们同舟共济。他们忠诚不渝，守着自己的家园；而家园正瓦解：来日能否重建？他们的声音在我们听来是神圣的，唤起我们对昔日所受恩泽的记忆，这声音曾解答了我们过去的问题；而对于我们今天的困惑，却再也无法应对。

高贵的宗教，曾经滋养了十九世纪，而今，我们当中最自由的灵魂，也无法在其中找到我们所需的食粮。耶稣，无上的神明，我们的爱友，他张开双臂拥抱多少倦怠的灵魂，他雄浑而温柔的话语指引多少混乱的意识，他给予道德生活一片纯洁、幽深的隐居地；但无论是自然界的波澜跌宕、还是社会中争斗的喧闹和政治的血腥游戏，一切隆隆尘嚣都在他的门前止息，他仿佛对此不闻不问。可我们的时代不想对任何声响充耳不闻。我们的时代不会躲躲藏藏，不会在修道院的围墙或理性主义的护栏后，逃避世界可怕的谜。这个谜不怀好意地逡巡在我们的时代周围，攻击我们的时代，不惜一切代价，要让人在昏昏暗暗、不辨道路中选定立场。它要遏制我们尚

无法看清的目标,尽管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中,本该屈膝的是这个谜。(但它下定决心不愿屈服!)在长久不厌其烦的分析后,对于“合”的迫切需要炙烤着新时代的骨髓。冰冷的墙高得令人眩晕,爬上去步履维艰,缓慢的上升再也无法满足这个需要。我们时代的人学会了俯瞰,眼睛变成了远视,如同鸟的眼睛一般。思想必需一幅巨大的全景。思想更渴望宏伟的假设,而不是片面的真理。在宏伟的假设中,没有什么被排除在思想的财富之外,科学、艺术与信仰,梦想与理性,沉思的力量与行动的力量,一切都彼此和谐。曲折复杂的思想,就像它寄居的脑叶一样,百褶千回;千面的思想,如同印度教的千面女神,它所有的变体、所有的反面都包含于它自身,都是同一个强大和弦的泛音。

世纪更迭,我们溯回朝圣。远远的,在古希腊历史的地平线上,有欧、亚、非三个地中海世界的分野,有希腊和大希腊宽阔的胸膛,薛西斯的大军和迦太基的舰船曾在那里撞得粉碎——我们在那里遇见了一些人和时代,与我们的人和时代紧密相关。同样的风云激变,同样大规模的人潮迁徙。白、

黑、黄不同肤色、不同种族、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密集蚁聚。传奇般的帝国，像脓肿一样，胀大了又崩裂开来。神奇的城邦，文明如花盛开，突然间又遭摧残，凋零败落、任由践踏。这些伟大的精神、思想的神祇，反映了这壮阔的景观，浓缩出这声势浩大的民族戏剧的意义，浓缩出民族浪潮在生命的大洋中相撞、并最终相融的节奏。他们是：艾菲索斯的赫拉克利特、爱利亚的巴门尼德、阿格里真托的恩培多克勒、阿布德拉的德谟克利特。他们曾实现了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：使灵魂的所有力量——理性和信仰、感觉和内心之眼的双重观察——统一、和谐。当奴隶和战利品充实着城邦的时候，他们也在丰富着自己的思想，天边光亮处的埃及和神秘的东方，那悠久的历史便是他们的养分。他们同时是诗人、哲人、工程师、医生、科学家、得神启并传衣钵的上帝的使徒；他们灵魂的能量，如同地火，为行动开辟出一条灼热的通道。泰勒斯是军事工程师，巴门尼德是政治家，梅里索斯是海军元帅；阿纳克西曼德统领一处殖民地，毕达哥拉斯改革社会，芝诺与暴政斗争、最终殉难；恩培多克勒为摧毁那个时代的巴士底狱助力。直视斯芬

克斯的眼睛,对他们来说还不够,他们扼住了斯芬克斯的咽喉;他们在沉思中意识到生命中的问题,还要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。因为对他们来说,万事互为依存;思想 = 行动。道德世界与自然世界并无分别……“普遍的法则”,至高的“狄克^①,在广袤的以太里,在光明的烈焰中,四处绵延。”^②懂得它的人,就是它的声音、它的臂膀。

从泰勒斯到恩培多克勒,古希腊思想的英雄们热衷于探求未知的神明、探求支配世界和灵魂的隐秘本原。首当其冲者,是阿纳克西曼德,在摇撼大希腊根基的最初动荡中,尼尼微和萨迪斯陨落了,阿纳克西曼德在这两个城邦的瓦解声中思索,阐述了公正的法则,坚决的、神秘的涅墨西斯^③,有些生命和事物因脱离她而不公正,她能使它们永归无限:

万物的本原是无限(ἄπειρον)。万物源于无限,归于

① Diké, 古希腊代表公正、公平、正当的女神。(译注)

② 恩培多克勒,残篇 135。

③ Némésis, 古希腊的复仇女神,代表神的合乎情理的愤怒。(译注)

无限；此乃必然：因为万物会在时间中出现不公正，并要为之受到惩戒，它们也将彼此互相补足，以获救赎。

艾非索斯的孤独者、圣职族和王族的先知赫拉克利特，没有阿纳克西曼德那样驯顺，他醉心于英雄主义，拒绝向无限屈服。对他来说，公正，是相反力量间的碰撞，是战争；是永恒的战争以及它永恒的苦难，从这苦难中绽放出道德的伟岸。“战争，万物之母，万物之主，区分神与人，区分自由人与奴隶。”^①生命是一张弓，一张杀人的弓^②。艾非索斯的狄奥尼索斯，疯狂地吞咽着这生、这死。

阿纳克西曼德消逝于无限，赫拉克利特沉溺于永恒的混战。在阿纳克西曼德伟大的克己，和赫拉克利特悲壮的狂喜之间，恩培多克勒唱出了希望与和平的歌、奏出了普遍生命的辉煌交响，残酷的不谐和音，周期性地化为光明的和弦。——

① 赫拉克利特，残篇 53。

② “弓的名字是生命，作品是死亡。”（残篇 48），希腊语 *bios* 意为“生命”，而 *βέος* 意为“弓”。

让我们重新唤起这已逝的交响。让这美丽的歌复活。世界需要它。为了听到它，珀耳塞福涅城的男女曾蜂拥而至，让这位“灵魂之医”为我们焦灼的等待，打开通往神圣的 *Ἀρμονία*^① 之路！



① 希腊语，意为“爱”，此处指恩培多克勒意义上的爱，即宇宙中的聚合力量。（译注）

古希腊伟大的先知众多，米开朗基罗再世，可以用他们的形象布满第二座西斯廷的穹顶。如果说，与其他任何一位伟大的古希腊先知相比，恩培多克勒对我而言都更为可贵的话，那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智慧异乎寻常的广袤，只有德谟克利特可与之媲美；不仅仅是因为他个性极为鲜明，只有爱奥尼亚的 *Uebermensch* ^① 赫拉克利特可跟他比肩；而是因为他最具人性，因为他的语气已十分现代，而且，相对而言，他较少受到那个时代愠怒之气的熏染。他的两首哲学长诗共计约五千行，保存下来的有四百五十行。如果考虑到因残缺而遗留至今的无解之谜，这些断章实可谓寥寥无几。可是，与其他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相比，这已算为数颇丰了。且不要诟病这些缺憾：美丽的大理石即便残破，也风采依然，这些文字亦具有同

① 德语，出自尼采，意为“超人”。（译注）

样迷人的魅力。多少世纪的梦完成了维纳斯缺席的手势，完成了诗思那中止了的韵律。创造之潮，就这样在悠远的年代里，从希腊的一个伟大灵魂中迸发出来，源远流长；我们也把自己的创造汇入其间。

对我们来说，他就是如此，用完美的线条绘制出骄傲的蓝图，那迷蒙依稀的轮廓，我们用想象使它了然。他是一座神奇的拱桥，连接东方和西方、连接过去与现在。他与所有的世界毗邻，并参与其间。他是个传奇式的人物，他思想的根生在亚洲的梦里、生在伊朗的宇宙起源论里、生在琐罗亚斯德教和密特拉崇拜里；他的思想与大希腊的俄耳甫斯教有着不解的亲缘，基督教在那时仍不为人知，大希腊是基督教寒风料峭里的春阳——二月里的春天；他的思想甚至在印度也有共鸣；还有评论家谈及他的思想与 Samkhya^① 学说的关系。同时，他坚

① Franzò: *Sulle relazioni delle dottrine del Samkhya del l'antica filosofia greca fino ad Anassagora*. Pise, 1904. 原注为意大利语，是罗曼·罗兰参考的一本研究 Samkhya(古印度数论派)学说的意大利语专著，该专著的作者是 Gregorio Franzò，书名是：《古印度数论派与阿纳萨格拉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学说关系研究》，该著作1904年于比萨出版。(译注)

实地立足于科学的土地；他是伊壁鸠鲁原子论的先驱，他开拓了现代生物学之路；他奠定了经德·弗里斯^①修正的达尔文进化论的最初原则。他身上汇集了那个时代的两大科学洪流：实验科学，以克罗顿的医学家阿尔克迈翁^②为创始人；毕达哥拉斯派的神秘科学，恩培多克勒在《濯洗诗》中对此给予了宗教式的颂扬^③。他天资卓越、博学多才，为他做传的人，在谈论他的天才时，纷纷把他与创作《蒂迈欧篇》的柏拉图、颂扬他的卢克莱修、培根和伽利略新科学的先锋倍尔那狄诺·特勒肖、牛顿、达·芬奇、歌德、施勒格尔、诺瓦利斯作比。

① 保罗·达纳利(Paul Tannery)在其杰出的著作《古希腊科学史》(巴黎, Alcan 出版社, 1887)中阐明了恩培多克勒的物理学思想：“毕达哥拉斯曾是数学家和神秘主义者，恩培多克勒是物理学家和神秘主义者……四元素说可能在恩培多克勒之前就被提出；这一学说风行了近二十个世纪，是恩培多克勒使其取得最初的成功，恩培多克勒在这一学说的发展史上功不可没……最早的一元论思想，无法适应科学的进步，已经退入理想主义的绝路。针对一元论，恩培多克勒提出了物质三种状态的区分，即我们今天所熟知的：固、液、气。但其中有一点我们并不熟悉，那就是恩培多克勒所说的气态概念更宽泛，具有两重性，包含热现象和光现象……直至现代化学创立之前，恩培多克勒的这一理论一直为人们所接受。”

德·弗里斯, Hugo de Vries(1848—1935), 荷兰植物学家。(译注)

② Alcmeon, 古希腊的医学家、天文学家、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。(译注)

③ 残篇 120。

他们尤其提到叔本华,距今最近的、也是最全面的恩培多克勒史家艾托尔·毕涅纳^①揭示了叔本华与这位西西里哲人之间的思想渊源,他指出,恩培多克勒和叔本华分处思想史的两个不同时期,但两者的哲学立场却具有相似性。

恩培多克勒的思考包罗万象,他的活动形式也同样众多。他是个信徒,把《自然之诗》托庇于虔诚之下^②。他是个魔法师,会念诵神秘的咒语^③;据说他能起死回生,还能像普洛斯彼罗^④一样呼风唤雨。他还是医生、工程师,是真实世界的潜在观察者,他要成为真实世界的主人,他是率先把实验变为科

① Ettore Bignone: *Empedocle, studio critico, traduzione e commento delle testimonianze e dei frammenti*, “希腊思想”丛书, Bocca 出版社, 都灵, 1916 年, 1 卷, 16 开, 688 页。这部巨著包含一个长篇研究, 恩培多克勒全部残篇的意大利语译文, 恩培多克勒生平、思想和作品史料的意大利语译文, 最后是六篇探讨系统重大问题的批评性附录。这部著作在学识和艺术性两方面均十分出色。我在创作本文的过程中经常借助于它, 本文所引残篇的编号, 参见这部杰出的著作。本文中的希腊语引文, 参见 Diels 编纂的 *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*, 柏林, 1903 年。Ettore Bignone(本文译作“毕涅纳”, 在文中多次出现)的意大利语著作《恩培多克勒批评研究, 史料及残篇评译》是罗曼·罗兰创作本文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。Diels 编纂的书, 名为《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》。(译注)

② 残篇 4。

③ 高尔吉亚称自己曾列席。

④ 莎士比亚戏剧《暴风雨》中的人物。(译注)